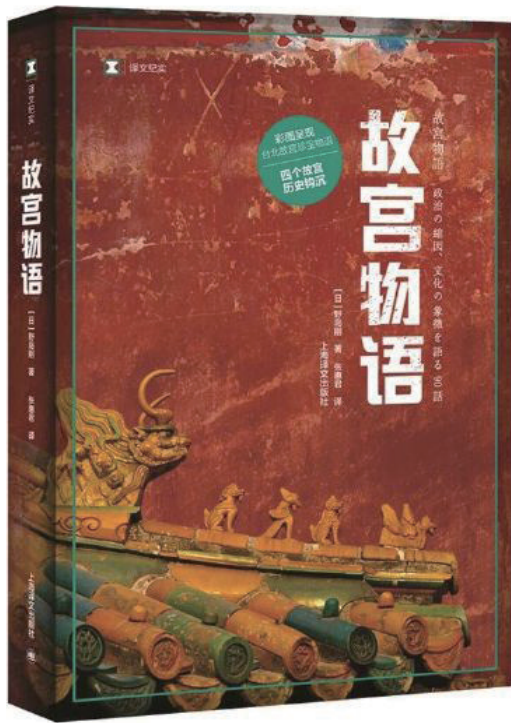


# 停留在光阴里的悲喜



《故宫物语》  
野岛刚  
上海译文出版社

《故宫物语》突出的是台北故宫，以作家的角度，写其所蕴藏的文化深度、历史厚度，在世界文明中的经纬度，不仅将“台北故宫博物院”这个名字定位正名，还将台北故宫原名台北“中山

博物院”的因由追本溯源，让更多人知道了台北故宫的历史，期许它的未来。

如果说《两个故宫的离合》具有新闻记者的刚毅犀利，敏锐卓见；那么《故宫物语》则有了作家的细腻柔

情和博学多识。野岛刚对“台北故宫”的温柔，透过他的笔端，可以感受到他对中华文化的真挚情感，甚至感觉他不仅曾经饱含深情地欣赏过那些文物，还仿佛曾经轻轻地爱怜地触摸过它们。

《故宫物语》第一部分“话文物”，共37篇文章，每一篇都有这样的深情，更有丰富的学识。可以说，这第一部分就是台北故宫鉴赏的“引导图”和“赏析图”。无论是“镇馆之宝”那闻名遐迩的“翠玉白菜”，还是寻常人根本不懂的“告朔餼羊”这一成语所出的“钩连乳丁纹羊首罍”；无论是证明中华文字起源的“散氏盘”，还是可以证明台湾归属的“澎湖列岛图”；无论是晴朗悠闲的“兰亭集序”，还是痛彻心扉的“祭侄文稿”；无论是宋徽宗纤亭细直的唯一“瘦金体”，还是承载过往的冷冰冰的清代“外交档案”；无论是台北故宫的“清明上河图”，还是大陆的“中秋帖”和“伯远帖”等等。野岛刚对华夏文化的景仰，对苦难近代中国的悲悯，无一不在诉说他

对故宫的热爱，也无一不令中国读者学习和深思。

第二部分是“谈故宫”，共40篇，写的则是《两个故宫的离合》里的“补白”，或者说更为细腻地在溯源两个故宫诞生、发展、分离的历史，也表露了现今时段里两个故宫因各种原因而产生的疏离和亲密，同时，更梳理了日本与中国两个故宫的种种牵系。这些“补白”的故事，是故宫的沧桑，是无法摆脱的历史阴影，也是无法割断的日本联系。在这里，不仅是野岛刚个人对故宫情有独钟，事实

上，整个日本文化界在明治维新之后，从开始清理华夏文化，剔除其影响，到重新收集华夏文化，直至捐赠文物，帮助台北故宫。让中国读者发现了如杨守敬这样收集失落文物的满清外交官，也让日本读者明白，中日文化，其实没法完全割裂和断舍，更衬得台湾的“独立”是多么可笑。

第三部分则是“访昔人”，有“老故宫”人，有日本文化官员，也有大陆的文人；虽不过13篇，却也弥补了《两个故宫的离合》里野岛刚曾提到的、采访过的相关人士的“一些不足”，让读者可以更详细地了解这些人当时说话的全文，从而更为清晰地读懂野岛刚的意图。

《故宫物语》全书一共90篇，厚度几乎是《两个故宫的离合》的两倍，其丰富程度可想而知，也能清楚地感受到野岛刚的真诚和实在。他热爱故宫，却没有写一个“爱”字去张扬，用他多年积累的学识和作为记者的敏锐，无时无刻不在告诉读者那些被绝大多数人都看破了，却无法改变的实质。他说：“思考故宫问题，就是思考中国问题，也就是思考两岸关系，更是思考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现代史。”他让读者清晰地明白，故宫的离合，作为中国近代史的缩影，不仅是中华文化之殇，其实更是中华民族自身的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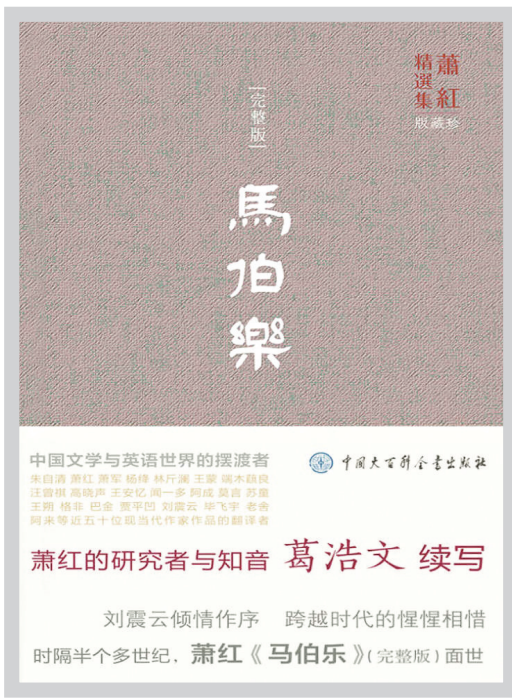
掩卷之余，想起第一次读《两个故宫的离合》时，见故宫因政治因素改变了命运，而扼腕心痛。而今读《故宫物语》，却因为凝固在文物之中，那些停留在时光里的美好，那些为它们绽放于人间、保护传承文化努力不懈的人们悲喜不已。 ■蓝文青



《风雨历程：晚年刘少奇》  
作者：黄峥  
出版社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
本书总体分为两个板块，讲述了1949年至1969年这个时段，原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个人事迹及其参与的重大国事、外事，也即刘少奇自开国大典至逝世这个时段的传记。该书由刘少奇之子刘源亲笔题写书名。

# 马伯乐的人性弱点会被埋葬？



《马伯乐》  
萧红 葛浩文  
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

1942年1月22日，萧红病逝于香港，年仅31岁。临终前两天，预感自己不久于人世，已无法发声的萧红在纸条上写道：“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，留下那半部《红楼梦》给别人写了。”

萧红说的“半部《红楼梦》”就是《马伯乐》，是她创作的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。此前，她已完成第一部和第二部共九章近19万字，“五四”运动后出生的青年马伯乐，生于青岛有钱且信洋教的家庭，“逃难”到上海，再从上海辗转至汉口。本来马伯乐还要继续逃亡，但身体每况愈下的萧红再也写不动了。76年后，美国著名汉学家

完成了萧红的“遗愿”，续写《马伯乐》后四章，把这个故事画上了句号。

萧红笔下的马伯乐，简直就是人中极品。葛浩文认为，萧红这是向她的恩师鲁迅致敬，因为马伯乐这一人物的形塑与“阿Q”有着某些类似。阿Q最典型的是精神胜利法，万事无论好歹都能心安理得，从中发现自己胜利的一面。马伯乐则相反，不是焦虑便是更加焦虑。

在青岛老家时，马伯乐一时兴起，大张旗鼓地准备以写作救国。他买来纸笔，“开初买的是金边的，后来买的是普通的，到最后他就买些白纸

回来”，最终“功败垂成”。后来，他去上海开书店谋生，结果一本书都没卖出去，最后落荒而逃。逃，是马伯乐与生俱来的“基因”，他一直在逃避，从青岛逃到上海，再逃往汉口，他的故事经过就是一条逃亡路线。

马伯乐是中国人，但他压根瞧不起手足同胞，时不时不自觉地冒出口头禅“真他妈的中国人”。他把自己的前瞻性转成无休无止的焦虑，又把焦虑转成对他人麻木不仁的憎恨，尽管他本人一直以来除了看热闹也毫无作为，但总能为自己逃避责任寻找一大堆自认为极其充分的理由。因此，“他恨那有钱的人，他讨厌富商，他讨厌买办，他看不起银行家。他喜欢嘲笑当地的士绅”。

对于马伯乐这一人物，萧红选择了四个地点进行精彩书写。在老家时，马伯乐对父亲的圆滑刻薄又恨又怕。在上海时，他省吃俭用只是为了熬到日本人真的打过来。坐火车过淞江断桥时，马伯乐曾有一丝人性的觉醒，没忘记带着自己的女儿，但仅此而已。坐轮船前往汉口时，马伯乐的角色形象逐渐让渡于大众化。隐约中，读者可见更多不同款式皮囊的“马伯乐”。

如果说马伯乐在老家时，人性弱点还只局限于他个人，那么随着他走向外面的世界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一路上更多人身上闪烁着类似弱点的“光源”。原本与马伯乐有过一阵“患难之交”的小陈，两人虽挤在一张床上，半夜面对从窗户飘进的雨点却谁都不肯起身关一下，就怕吃亏。尽管许多人亲眼看到日本兵打到上海，但战争的阴云似乎漏掉了马伯乐寄居的小旅店，大伙依旧为琐事吵得不可开交，店老板依旧“摇着大团扇子，笑盈盈的”。在前往汉口的破轮船上，本是“同船渡”的难民争先恐后，根本不顾尊老爱幼。至于淞江断桥，对于夜晚中被挤坠落江中的无名氏，就连数字都没有。同是逃难，多数人只是

思忖着走一步看一步，苟且偷生，所以对“逃出上海大家都是赞同的，不过其中主张逃到四川去的，暗中大家对有点瞧不起”……

马伯乐之类的人，优柔寡断、自私自利、耍小聪明、胆小怕事……尽管如此，他们对于同胞却总会生出“别人皆醉唯我独醒”的优越感。

葛浩文满腔热情的续写，虽然对马伯乐后来命运进行了交待，但人物形象更像是与原著进行了分割。马伯乐转瞬洗心革面了，最鲜明的是马伯乐不再张口闭口“真他妈的中国人”，而换成了“真他妈的日本人”。马伯乐卖包子，当裁缝，开汽车，卖报，加入戏剧团体演戏，每次都像以前那样这难那难畏缩不前。葛氏笔下的马伯乐似乎重新做人，没有了以前那样的神经质，日子也变得踏实了，甚至他的死也略略显得有些悲壮。当他听说孤儿院的林小二只是十三岁的孩子时，居然“觉得有点惭愧，他活了这么一把年纪，却不如一个十三岁的孩子那么能吃苦”。当他目睹车夫正在自制炸药准备炸日本人时，居然破天荒地“感慨万千，自己竟然不如一个车夫勇敢，让他汗颜”。而在萧红笔下，极擅自保的马伯乐，生存哲学只有一个字：逃。

葛氏让马伯乐继续上路，从汉口到重庆，从重庆到香港。这与萧红的逃难历程吻合。以萧红先前的构思，这一路线是可信的。但是，当马伯乐毫无征兆地变回正常人，萧红笔下的艺术价值必定烟消云散。就像鲁迅如果让阿Q最后抛弃精神胜利法，那阿Q还是阿Q吗？无论是阿Q还是马伯乐，其艺术形象无疑是荒诞的，但正因其荒诞，读者可由此深刻洞悉国人的性格弱点。还可肯定的是，即便在今天，萧红笔下的马伯乐形象依旧发人深省：马伯乐身上那些爆棚的人性弱点，真会随着时光埋葬在历史废纸堆里吗？ ■禾刀



《随口说美国：平行美利坚》  
作者：自由君  
出版社：华文出版社

本书作者常年游走于中美两界，跨越东西方，以独到的视角、精到的笔触，通过“争议在美国”“弱势群体在美国”“生活在美国”“创投在美国”“旅行在美国”等7个版块，向读者展示他眼中美国的真实现状。



《淘气包莫莉》  
作者：亚当·哈格里夫斯  
出版社：化学工业出版社

《淘气包莫莉》是一套幻想与现实交织，真切反映儿童生活现实和心理现实，充满幽默趣味的图画书。文字展现莫莉洋洋得意的幻想，图画则用夸张的笔法表现真实的后果，大大增加了作品的幽默趣味，让人忍俊不禁。